

特别推荐

编者按

近日,葡萄牙当代著名诗人安德拉德的诗选《在水中热爱火焰》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著名大型诗歌文化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最新出版的一本诗集,也是这套丛书第60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诗苑译林》丛书是一个由湖南人打造的经典图书品牌,该丛书由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规划组织,著名

翻译家杨德豫先生执行主编,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冰心、郑振铎、施蛰存、王佐良、金克木、绿原、查良铮、屠岸等大批翻译名家齐聚丛书之中,1983年开始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2年,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2012年,中断20年的《诗苑译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名

诗名译,经典重现。《诗苑译林》丛书跨越30多年,成为几代诗歌写作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集体记忆。本期《悦读》特别推荐两篇文章,读者可以从彭燕郊与施蛰存的书信中管窥这位诗人为《诗苑译林》倾注的激情,也可以从一名80后湖南诗歌编辑的亲历中感受老一辈翻译家的精神风范。



制图/傅汝萍

“这些时我一直在等你的信和稿件”

——彭燕郊与施蛰存书信钩沉一种



陈璐

彭燕郊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越的诗人,也是一位抱负远大的“文艺组织者”(胡风夫人梅志语)。所谓“文艺组织”,大抵上是指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筹划、组稿乃至直接主编的多种外国文学翻译丛书与丛刊,包括湘版“诗苑译林”“散文译丛”,漓江版“犀牛丛书”,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以及大型诗歌文化丛刊《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等。彭燕郊当年从事“文艺组织”活动,最常见的联系方式自然是书信往来。彭燕郊是一个连纸片都舍不得扔掉的人,其遗藏之中有大量文艺界人士的来信,但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相当部分的彭燕郊去信已无法集拢。研究工作总会受到各类条件的限制,文献的湮没即是一种。彭燕郊写给施蛰存的信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即被认为已经散失。早在2001年出版的《北山散文集》,收录了1991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施蛰存致彭燕郊的书信27通。但施蛰存晚年遣散图书,资

料多不存留,找到彭燕郊的去信看起来全无希望。幸运的是,2016年出现了重要的转机,借助网络旧书交易平台,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间,彭燕郊致施蛰存的信九封得见天日。这里结合1981年10月30日彭燕郊写给施蛰存的挂号信,略作钩沉,以见当时之文艺习气。信不算长,600余字,照录如下:

蛰存同志:

你好!
这些时我一直在等你的信和稿件。

《梁宗岱译诗集》已编好,卞之琳和孙用的译诗集正在联系中,他们对译诗丛书都很支持,很热情地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朱湘的家属正在找,北大中文系有个孙玉石同志是研究他的,可能知道情况。我已写信去了,还写了信让你在厦大的妹妹去找徐霞村,听说徐在那里工作。

你和望舒的译诗集什么时候能寄出?我希望最近就能得到。

“人文”将出一不定期的译诗丛刊名《外国诗》,这样,译诗或能兴旺发达一些吧。他们可以为译诗丛书吹一吹风,这对我们也是个鼓励。

我想,丛书除了总结“五四”以来译诗成果外,也得努力组织力量译那些必要译而至今未译的重要作品,出版那些应出版而未出、或未认真地出版过的名作佳译。

例如,五十年代纪念迦利陀安时(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金克木译了《云使》,可惜只印了少数单行本,最近我又在《春风译丛》上读到他的译

致致河利的《三百咏》,也很好,很想请他参加一册《印度(古代)诗选》,但不知他的地址,你知道吗?请告诉我,最好请代为介绍。

上海有没有搞法国诗翻译的同志?龙沙,还有维尼、缪塞、拉马马丁,我想都得好好译过来。又如塔索和彼得拉克,至今没译,真遗憾了。你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不?

上次寄信时,忘记把你的埃林还历纪念一文寄上。这两天清积存资料,找出了抗战时你发表于桂林创作月刊上的一篇译文,一并寄上,请查收。

希望这几天就能接到你的信和书稿。

匆匆不尽 即颂
秋安!

弟 彭燕郊 上
1980.10.30

此信是网络交易平台所披露的第一封彭燕郊去信,后来披露的书信,时间最早的是1981年9月4日。不过,彭燕郊与施蛰存的通信到底始于何时,目前还不能确定。两人的通信,直接肇因于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彭燕郊当年的出版构想得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积极响应,他受委托外出组稿,曾专程到上海听取施蛰存的意见。日后,“诗苑译林”丛书有施蛰存所编《戴望舒译诗集》(1983年)和所译《域外诗抄》(1987年)等书籍。戴望舒一生多不顺,施蛰存自认是“望舒最亲密的朋友”,晚年在戴望舒名声的辩护、译稿的处理等方面费了不少心力,并著《诗人身后事》等文,其诚可感,相关历史细节尚可进一步钩沉。



翻译家飞白二三事

耿会芬

新版“诗苑译林”《世界在门外闪光》《樱花正值最美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上·下)2015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编者飞白先生说,初版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于1984年完稿,新版的完稿时间是2014年,是一套跨越了整整30年的书。飞白先生全名汪飞白,著名诗人汪静之的儿子,是著名的翻译家,出版家,“诗苑译林”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有幸成为这套诗选的编辑,并多次得到飞白先生的亲身教诲,是幸运的、幸福的。2014年8月,我第一次读到诗选的原稿。书稿选诗格调高雅,翻译质量上乘,每首诗都如同闪闪发光的珍珠,串起来的整本书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清明上河图”。2015年1月底,收到排版电子文件后,飞白先生说,现有的排版很不专业,在文字灌入过程中,把译稿中诗歌的分节、诗行排列弄丢了。他在邮件中说:“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结构和韵式琳琅满目,是其一大特色。世界上不存在可以脱离形式的诗,而诗的形式特征是以排式来体现的。排式是诗印在书中的视觉形象(建筑美),它和诗的听觉形象(音乐美)紧密契合……维多利亚诗歌是多元化的,诗人的众多音调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有如提琴、竖琴、长笛、铜管弦齐鸣;而诗艺之色彩缤纷也像一幅百鸟

图,有如孔雀、锦鸡、朱鹀、白鹤争奇斗妍。岂料在排版车间的流程后,经鼠标点击转换,百鸟竟被脱光了缤纷羽毛,在车间的传送带上只见孔雀、锦鸡、朱鹀、白鹤挂在一排钩子上,变成了统一格式化的光鸡。百鸟图魔术般的变成了烤禽店……”最后,先生提出,鉴于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形式复杂多样,而我手上没有这些英文原诗,他让我把清样打印出来,他来严格按照原诗格式一首首修改。

拿到飞白先生寄回的清样,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位名满天下的大翻译家会这样修改书稿清样。每首诗都被先生仔细改过,文字有修改的地方,都用工整的小字写出了修改理由;在改动比较复杂的地方,怕看不清再改错,先生细心地在本页背面不厌其烦地把整段文字抄写一遍;有疑问的地方,都写上了诗句的英文原文和自己的用词建议;还有不少地方,修改的笔迹被划掉两三次,反复就一个字眼、一个词推敲。86岁高龄的先生,是怎样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翻阅了多少英文原版书,查了多少资料,耗费了多少心血和时间,才能这样修改啊!

为了让这些诗选更加完整、灵活,我决定改变原计划的“一本书上下卷”(一个套装)的形式,分开做成独立的两本书,这就需要重新申报选题。等待选题批复的过程中,4月中旬,我正在北京出差,因为第二天要拜访汪剑钊老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家、诗人,是飞白先生的高足之一),晚十点的时候,我还在上网做拜访汪老师的准备功课。这时手机突然提醒,有一封来自飞白先生的新邮件。

我至今仍然无法描述看到那封邮件时的感觉——震惊、悲伤、后悔、愧疚、自责、无地自容,想狠狠地抽自己两个耳光……先生说,刚过去的冬天对他来说非常艰难:比他年轻很多的妻子第一次住院,完全没有预料到会病危去世,对他造成巨大冲击,以致心力交瘁,身体也顶不住了,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看完这封邮件后,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半夜跑到酒店外面泪流满面地大口大口深呼吸,看了好多遍邮件地址才敢确认这真的是飞白先生发的。只有我知道,两个月前,是我把那份排版错误百出的清样寄给他,他拿着放大镜,一首首、一行行、一字字修改的时间呀……我无法想象,那五百多页一丝不苟地写满了蓝色红色小字的清样,是先生在哪里、什么状态下修改的……所有这些,先生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努力镇静下来,情况在好转中!”

第二天中午,汪剑钊教授深情地跟我讲了一些飞白先生的故事:先生惜时如金,说话做事绝不含糊半点,干净利落;先生严格认真,翻译的每一句、每一个韵脚都反复推敲;先生物质要求极

低,装修简陋的家里是书的海洋,给学生讲课时直接摆书当凳子坐;先生关爱年轻人,心疼和帮助八十年代为买书省下饭钱的学生;先生谦虚低调,偶尔涉及往事的时候,才会波澜不惊地讲一点一般人会大吹特吹的经历;先生几十年的学生,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他曾见过六位开国元帅,曾被赫鲁晓夫特意紧握住双手表示感谢……

为了给两本书特别是上卷重新拟书名,我跟飞白先生邮件沟通了十多次,6月25日飞白先生给我的邮件里,列出了他给上卷寻找的十二个备选书名,按照他的推荐排序,每一个都说明了入选理由,分析了优劣。先生用心良苦!最后,终于把上卷书名定为《世界在门外闪光》,来自丁尼生的名句“而全部经验,也只是——拱门,尚未经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

从1984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的初版,到现在内容更新一半的新版,飞白先生以86岁的高龄,为本书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何其有幸,我能在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中望得这位精通十多门外语的大翻译家、出版家的吉光片羽!一封封邮件、一件件小事、一个个侧面,给晚暮勾勒了飞白先生的形象:先生高山仰止,先生虚怀若谷,先生严格惜时,先生深海般深邃平静,先生老骥般志在千里!

(作者系湖南文艺出版社诗歌编辑)

古典文心

安心立命：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

周德义

人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莫过于于人的思想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内心浮躁、焦灼、忧郁和心灵异化,带给人类无穷的痛苦和思考,因此,安心立命乃是人生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

在我看来,“心”是人对于世界认识的内在自觉,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总枢纽、总开关。俗话说“天理良心”。所谓“天理”是指自然的法则,“良心”是指人类的天性善心。安心立命,就是要顺从“天理”,守住“良心”。

北宋程颢创立“心学”,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史称“陆王心学”。陆九渊有云,“吾心乃宇宙,宇宙乃吾心”,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心,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只不过是人心的显现,一切都在人心,“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北宋程颢创立“理学”,由南宋朱熹完成,史称“程朱理学”。朱熹认为世上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存在,其中必然有一个“理”。通过“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便可以“致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

细细琢磨,“理学”“心学”,究其根源,本为一家,道理一家。心即是理,心即是性,心即是道。人心为一,人性为一,人生为一,自然亦为一,万物为一。由此可观,天下万事由人而始,从心而始。有人心,则有人性,有人性则有人理,人性、理相通相联。只有守住人心,方能守住人性;只有守住人性,方能守住人理。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养心、用心和安心。凡事要上心。要主动地用心处世,用心处事,真心待人,孝心父母,忠心职责,尽心天下。要管住心,向内心挖掘,不断拓展心的功能,自觉地把心灵与情感从自我欲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人之为人,养“心”事体最大。若要养心,重在养气。做人要有气节,有人格尊严。文天祥以孱弱之躯被囚于敌狱,以浩然正气抵御监牢里诸种恶气的侵蚀,不卑躬屈膝,正气凛然,写下千古绝唱“正气歌”,其曰:“余囚北庭……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是心动;我不思,心乃在,道依旧。天下事,从心出发,以心正为本,以治心为先。修身养性,安心立命。首先要正其心,明其性。修得博大仁爱之心,修得浩然正义之心,修得忘我坚强之心。心安则理得,止于至真至善至美。其次,重细末,重内省。躬身自省,执两用中,举止有度,反身成仁。三是守规矩,有恒心。坚守信念,一以贯之,吾在吾心,从而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为此,我想我们教育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养心。《论语》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作者系哲学教授,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博士后指导教师)

走马观书

《百年湘商风云人物·救国卷》

谢作钦 文热心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该书揭示了湘商文化的思想源流及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贡献,生动展示了湘商精英实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卓越贡献。既有文史性、思想性,又有故事性、解读性。

《书里的精灵》

邓湘子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一本告诉少年儿童阅读之美的书。作者谈论自己多年的阅读体验、审美体验,认为“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蕴藏在文字之中的真正美好的东西,才能真正感受到阅读的魅力”。